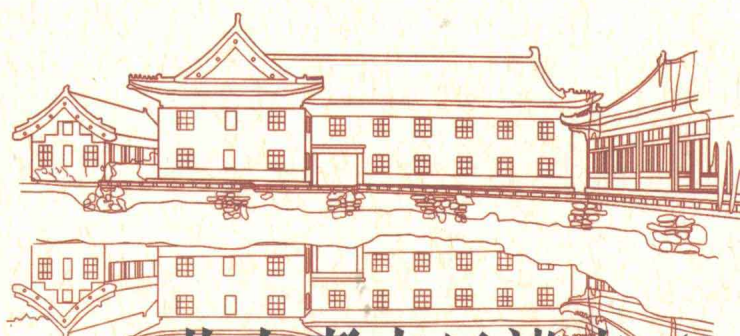


記憶



北大考古口述史 (一)

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编

赵辉 主编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記憶

北大考古口述史（一）

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编

赵辉 主编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记忆：北大考古口述史. 1 /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编. —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，
2012.4

ISBN 978-7-301-20517-4

I. ①记… II. ①北… III. ①考古工作—概况—中国 IV. ①K8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66998号

书 名：记忆——北大考古口述史（一）

著作责任者：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编 赵辉 主编

出 品 人：高秀芹

责任编辑：梁 勇

标准书号：ISBN 978-7-301-20517-4/K·0853

出版发行：北京大学出版社

地 址：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

网 址：<http://www.pup.cn>

电子邮箱：pw@pup.pku.edu.cn

电 话：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883 出版部 62754962

印 刷 者：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者：新华书店

787毫米×1092毫米 16开本 30.5印张 649千字

2012年4月第1版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：98.00元

未经许可，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举报电话：010-62752024 电子信箱：fd@pup.pku.edu.cn

序

90年前，北京大学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考古学研究机构——北京大学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。60年前，北京大学在全国高校中设置了第一个考古教学机构——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。90年学术研究，60年教书育人，走过的道路远非一帆风顺，而是跌宕起伏，曲折蜿蜒。几代学人艰苦卓绝、奋斗不息，将北大考古发展壮大成为学科领域覆盖比较完整、教研队伍力量雄厚、在一些重要领域保持前沿水平的考古文博学院。与此同时，北大为中国考古学发展也做出了巨大贡献，以致有海外学者这样评价：中国考古学在北大！

如果将瑞典学者安特生1921年在河南渑池仰韶村的发掘作为中国考古学的开端的话，北大考古的历史几乎和中国考古学的历史一样长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是中国考古学历程的缩影。北大考古开创之始，就以建设中国考古学体系为使命。今天，它仍然是北大人之为之奋斗的目标。所以，我们回顾这段历史，并非要陶醉于已经获得的成就与光环，而是要温故知新，汲取历史中的经验教训，以求北大考古乃至中国考古学更为灿烂的明天。于是，回顾和总结北大考古学科发展的历史，就成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一项必须的工作。

北大考古的历史是北大所有师生共同书写的，是所有关心支持北大考古的各界人士共同书写的。这段历史的每位参与者都为之做出了自己的贡献，同时把自己人生的喜怒哀乐与之紧紧联系起来。这是一部活生生的、丰富多彩的历史，也是有着各种各样评价的历史，但绝不是一部生硬呆板、晦涩枯燥的官修史。

因此，在2011年，我们制定了一份北大考古口述史编写计划。对北大历年的考古师生进行大规模、不设题目、不限时间的访谈，请他们把自己记忆中的北大考古描述出来，把他们人生与北大考古千丝万缕的关系梳理出来，把他们对北大考古的评价与期望贡献出来。我们想，这将是研究北大考古历史的最为生动和直接的宝贵资料。

最初我们计划的采访对象有一百多位，有早年在北大学习工作过，已然是耄耋之年的老先生，有当今活跃在学术前沿的著名专家学者，还有毕业虽晚，却业绩卓著的青年才俊。采访从2011年暑期开始。虽然我们预期这个计划能够得到顺利实施，但它受到关注和欢迎的程度之高，却使我们大感意外。尤其那些老先生们，格外重视这次采访活动，大多早早做了准备，采访过程中，将自己走进北大以来的考古人生娓娓道来，毫无保留，说到高兴之处，眉飞色舞；动情之处，热泪满襟；激昂之处，击掌拍案；话题所至，一泻千里而不能收束。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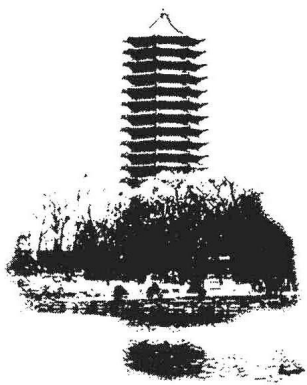
常一次访谈时间不够，再三追加，有的先生竟忘却劳累，先后约谈数次，仍似未尽兴。一些突然因故不能接受访谈的先生，则笔录下所欲畅言的内容，寄给了学院。拜读这些饱含感情的信件，谁能不受感动？在与他们共喜共悲之中，会让人突然领悟到：这才是北大考古真正的历史！

正因为如此，原有的计划数次扩大，时间不断延长。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，采访者们奔波于全国各地，触角所及，直到海外，累计采访了二百多位师生校友和友人，录音整理出的文字资料两千余万字。尽管如此，这项工作仍未完成，今后还将持续下去。值此“北大考古90年、考古专业60年”院庆之际，我们首先采纳了49级至52级17位先生的访谈笔录，分别请他们审阅定稿后，汇成《记忆——北大考古口述史》的第一辑编辑出版。其余稿件的编辑出版，也在计划之中。

在此，谨向为北大考古做出贡献的全体校友致以最崇高的敬意！向为这次“口述史”计划付出辛勤劳动的所有工作人员表示衷心感谢！

赵 辉

2012年3月25日



目 录

Contents

序 1

- | | |
|-----|-----|
| 王去非 | 1 |
| 吕遵谔 | 15 |
| 黄展岳 | 43 |
| 吴荣曾 | 65 |
| 杨建芳 | 95 |
| 郑振香 | 129 |
| 赵芝荃 | 163 |
| 李家瀚 | 207 |
| 高 明 | 229 |
| 高东陆 | 261 |
| 徐元邦 | 269 |
| 黄景略 | 311 |
| 叶小燕 | 347 |
| 耿引曾 | 379 |
| 张忠培 | 405 |
| 王克林 | 419 |
| 王世民 | 435 |
| 附 录 | 475 |



记
忆

——
王去非



2012年1月6日王去非先生接受采访



简介

王去非，字重光，男，汉族，1931年生。1946年就读于燕大附小及海淀镇培元小学。1946到1949年就读于北京灯市口育英中学（今二十五中）。1949年考入北京大学博物馆专修科，1951年毕业分配至敦煌文物研究所为实习研究员，做供养人题记摘录、校勘、石窟损毁调查及文物室展陈工作。1953年参加第二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的学习，1954年、1955年担任第三、四届训练班的辅导员。1954到1956年在文物局文物处工作，随时到外地参加田野发掘和石窟调查，并曾参与《敦煌壁画》东欧展览的筹备及赴展工作。1957到1977年在文物出版社工作，先后为《文物》月刊编辑部和图书编辑部的负责人。工作期间将《文物参考资料》改为《文物》，增加了学术性、资料性，并做到每期有一个重点内容。另编《龙泉青瓷》《丝绸之路—汉唐织物》等图书。1978年转入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（后改称为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），被评为副研究员、研究员。1984年后曾任古文献研究室副主任。

多年来结合不同时期的工作，做些个人的学术研究，内容不出南北朝隋唐文物、考古范畴，有关文字以本名或笔名（重光）在专业刊物或纪念文集中发表。

采访者：咱们这个采访大致就是按照年代的顺序，咱们先聊聊您小时候的情况吧。

王去非：好。

采访者：我们知道您的家乡就是在北京。

王去非：对。

采访者：您介绍一下上小学和中学时候的情况。

王去非：那从头说太长了。

采访者：那时候正是解放前。

王去非：解放前我上了几个小学，原来我的家在城里，我父亲是燕京大学的研究生，毕业以后就留校了，所以我们就搬到海淀，就是现在的北大，我和北大的缘分太大了。搬到那儿去，我就上了燕大的附小，算是插班，三年级开始上，一直上到五年级，太平洋战争爆发了，就是珍珠港事件，那是1941年的冬天。

那时候燕京大学还是由美国人司徒雷登当校长，他就住在临湖轩，常到未名湖散步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日本人把燕大占领了，抓捕了不少抗日的进步师生，我亲眼所见的就有语言学家陆志章先生。这时燕大附小也被查封，全体同学排着队接受日伪军搜查，从此离开燕园。我们的小学大概就在现在文史楼前面不远的地方。院中有两颗很大的白果树，1950年我参加考古训练班时，那两棵树和一排主要教室还在，现在就不清楚了。

采访者：上北大之前您在哪儿学习呢？

王去非：对小學生，日本人也还要甄别，要重考一次再分配。我在海淀镇培元小学上完六年级，中学上的是育英中学，那不是现在的育英中学，是现在的二十五中，也是一个教会学校，跟美国也有点关系。校址在灯市口，上了六年。

采访者：六年之后您就准备报考北大了。

王去非：对，因为我特别喜欢文学，有几位老师还很不错，我有时候下了课，送老师回家，我记得有位老师姓博，住在北新桥，我就从灯市口跟他走一路，他给我讲很多的诗词。我觉得那段经历让我的古汉语的基础打得还不错。育英中学的同学跟我同年级的有白化文，知道吗？

采访者：知道。

王去非：我们同级不同班，还有杨泓也是育英中学的。

采访者：他也是育英中学的，他是1953年去的北大。

王去非：我1949年毕业，正好赶上咱们解放军进城，是冬天1月份，我那时候上了一个学期，寒假开学就解放了。我在中学的时候语文特别好，大家补习，同学们临考都找我。我物理、化学都不行，数学还可以。当时大家都觉得我一定是考中文系了，不是北

大，就是清华，那时候清华也有中文系。

可刚一解放大家都想搞点实用的，像工科、医科，连理科都差一点，这是一时的大潮和风气。所以我也就很不量力，没有去考文科。那个时候跟现在自主招生一样，不像前几年的统考，是各学校招各学校的。可是有那么多学校，考试日期就容易重，你考这个学校，本来也想再考那个学校，因为考期有重叠，就只能选一个。所以最后我北大都没选，就考的东北一些理工院校。结果当然一个学校也没考上，因为物理化学不行。

后来北大第二次招生，因为博物馆专修科可能是后来酝酿决定要开设的专业，所以它是第二次招生。我没学校上了，就去考了，就考进去了。

采访者：当时第一届的专修科的时候，您班有多少个同学，您还记得吗？

王去非：具体的数我记的不清楚，不到二十个，十几个人。可是后来陆续的有些人中途就走了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

采访者：最后剩的同学就不多了。

王去非：最后剩下十几个同学。可是现在让我全说出名字来，我也说不出来了。我们那时候的学校教室和办公的地方就在北大红楼，就是现在五四大街，一层的东边那一排，横着向东一排就是我们的教室和图书室。我们还有一个博物馆，在东厂胡同，就是现在考古所旁边的那条胡同。

采访者：当时它的陈列情况怎么样？

王去非：陈列的有瓷器，丝织品，铜器，大概还有一些其他的少数民族的东西。

采访者：当时这些展览都是咱们同学自己策划做的吗？

王去非：不是，我们到那儿的时候就已经有了，后来改陈的时候我们也偶尔参加，当时故宫博物院的院长马衡都来参观过，因为他跟北大关系也是很密切的。那时北大有一个文科研究所，当时讲文科研究所有三巨头，有罗常培先生，魏建功先生，还有一个就是向达先生。向达先生肯定就管历史和考古方面的，这个研究室里头（是不是叫研究室我已记不清），就有阎文儒先生、宿白先生和刘慧达。刘慧达跟我的岁数差不多，梳个小辫。他们办公在翠花胡同，跟博物馆挨着，也在那一带。

采访者：当时您上博物馆专修科是设有历史博物馆、美术博物馆和科学博物馆三组。

王去非：现在都那么说，可是我现在记不起来了，我的印象就是一部分是学文的，包括美术呀，历史呀。还有一部分是学自然科学的，学自然科学跟我们一起活动的时间就比较少，除非必修的一些课，比如说博物馆概论，裴文中先生讲新石器时代、旧石器时代考古，课程的名字我忘了，大家都来听。

有一些课像沈从文先生讲工艺美术，启功先生讲书画，那些人就不来了。他们去理学院听课了，理学院在现在的沙滩后街，人民教育出版社所在的地方。还有一个北大的西斋也在那儿，我们就住在那儿，现在还保存着。

采访者：当时您的宿舍是几个人？

王去非：我记得上下铺不是六个，就是八个。冷啊，有一个取暖的小炉子；自己生火。

采访者：同宿舍的同学也记不起来了。

王去非：记不全了，就是有一个叫许维枢，现在搞鸟的。还有一个赵迅，在北京文研所。大概记得这几个吧，有的人提前走了，甄溯南当时没跟我们住一个屋，他住我们对面一个小屋，前段时间还给学校上过课，他在自然博物馆。

采访者：一般是几个人一个屋？

王去非：大概是六个还是八个人。

采访者：在班里或者是在寝室里同学之间互相交流多吗？

王去非：聊天，交流的不是很多。为什么呢？我这班就是我年纪最小，我是直接从高中三年级考上的。可其他人像岳凤霞，她是师大附中最好的学生，可能因为生病，耽误了两年。还有的人，像孙崧年，他在北大农学院已经毕业了，解放前有很多的学生都是这样的，他不愿意离开学校，上完这个系上那个系，就不出学校，岁数很大还在学校里。孙崧年就是这样的，他上完农学院，又到我们这儿来了，由于年龄的差异，接触就不很多。

采访者：这个名单上没他。

王去非：对了，没有他。

采访者：我加上，可能当时写错了。

王去非：对，他后来在历博，像孔祥星这些肯定都知道的。他好几年前就故去了。岳凤霞是女生，人很好，我们接触较多，后来嫁给庄敏（曾任文物局副局长），在我心中她是一个值得尊重的老大姐。真正聊得多的是比我晚一班的同学，我们的关系就很好，如现在大家熟知的俞伟超、刘观民。

采访者：俞伟超，黄展岳。

王去非：黄展岳还不是，他那时候不是博物馆专修科的。俞伟超，刘观民，我跟他们两个人最好，还有他们小时候的照片。后来因为我身体不好，主要是“文革”以后，联系就不多了。那时候比我们晚一班的有谁呢？俞伟超，刘观民，李仰松，郑振香，还有一个陈慧（分配到河北文物系统），就这五个人。其他的都不是专修科的，专修科二班的那些人后来哪儿去了我就知道了。

采访者：当初学校也没有什么大型的会演或者是文艺演出，给同学们内部交流的机会。

王去非：没有，就是抗美援朝。就是大伙儿下去宣传，动员大家。

采访者：除此之外印象中就没有其他的逢年过节的演出？

王去非：演出我一下子不太记得了，那个时候都有食堂选伙委的事，现在你们大概没有了，从学生中选伙食委员，各系演说竞选，邹衡当选过。

采访者：吕遵谔先生说也当过。

王去非：他当过我不记得了，邹衡还站在凳子上，大家说就选他了。

采访者：当时的伙食怎么样啊？

王去非：伙食那个时候隔一段时间打次牙祭，就是吃些肉，平常大概就很少了，老是白水熬茄子之类，吃起来没有胃口。

采访者：当时博物馆专修科都开有什么课？

王去非：自然科学部分像名教授孙云铸先生讲地质方面的，还有就是讲一些生物，植物、动物方面的。我们学文的有时候也去听，我们文史这部分有的课和历史系一起上，规定必修。主要是向达先生的近代考古发现史，他讲几大发现，包括甲骨，汉简，敦煌，等等。然后是张政烺先生的古器物学。他还另讲甲骨文。还有就是史学文选，余逊先生主讲，他是余嘉锡先生的公子，他除了讲一些名篇，主要还评论一下：怎么样做史学，范文澜怎么样谁怎么样，他有个评论，还挺有意思的。还有沈从文先生，沈先生讲工艺美术史，但名字不叫这个，叫近代工艺美术，主要就讲玉器，漆器，丝织品，瓷器等。启功先生讲书画，从远古一直讲到现代，也叫近代书画，可能与刚解放的大环境有关。韩寿萱先生是我们的主任，兼任历史博物馆的馆长，他讲博物馆概论。还有阴法鲁先生，研究音乐史和舞蹈史，他讲古代美术文选。

采访者：我们查资料看到说，1950年的时候49级的博物馆专修科的学生在阴法鲁先生带领下去旅顺实习。您能说说当时的情况吗？

王去非：对，对，有这个。那是1950年的暑假，到旅顺去实习。阴法鲁先生带着，旅顺博物馆的馆长是一个苏联人，好像也不大管事。咱们中国的工作人员不多，那个时候苏联红军还占着旅顺，还没抗美援朝呢。我们就由阴先生指导，将馆藏文物登记造册，有一些东西也没怎么陈列，也没什么人参观，就把说明签写一写，有的摆的都不对了，给它重新摆好。还有一个屋子里有日本大谷光瑞在新疆吐鲁番发掘的木乃伊，我不记得有多少了，当时一个人不敢去，两个人，三个人一块儿去看，很觉惊奇。那个时候的实习很多，使我们大开眼界，实习能看到很多东西，有的时候老师带着去参观，去博物馆的仓库，一个一个东西拿出来讲。其他还有北大的工学院的老师教我们翻模子做模型，他带着我们到东郊的一个做陶器的窑，看他怎么做。用脚踏轮，很简单，用手拉坯，屋外搁着烧成的陶盆，柴堆，照了一些相。裴文中先生就带着我们去周口店，他也给我们照了相。

1950年还有一个从猿到人展览，那是1950年的寒假，是在琉璃厂甸庙会期间，当时厂甸庙会文化氛围很浓。游人多，挺热闹的。展览在师大附中，现在还有那个地方，在路东，我们从布置到讲解全包，裴文中先生指挥安排，日常工作他就不管了，反正有事再找他，我们这些学生中午就买几个包子吃，整天给人讲解。这时历史系的赵其昌也来了，可能是通过裴文中先生来的，他跟我是一级的，从此我们就熟了，他是历史系的，后来到了考古专业，是第一班。展览中常有人跟我们吵架，他们可能是信基督教、天主教的。现在一般都知道从猿到人，那个时候好像很多人就不知道，还听得津津有味的，觉得收获不小，从那儿以后，我们对这一段的知识也记得更牢了。

采访者：您能讲一下北大博物馆吗？您对它了解吗？

王去非：博物馆我不是太了解。

采访者：那时候有多少人在那边工作，工作人员的情况。

王去非：它等于说跟我们合到一起了，专修科和博物馆合在一起了，有一些工作人员。



2012年1月6号采访人员与王去非合影，中为王去非，左为王彦玉，右为韩博雅。

有一位就是赵思训先生，你们见没见过？

采访者：没有见过。

王去非：他是早年历史系毕业的，在这儿他有时候还给我们上课，讲照相什么的。还有一个叫徐立信，他是一个技工，我们称他为徐先生。有时候也跟我们讲怎么拓拓片。他讲完教我们拓，我们拓立体的就不行了，他就演示一下该怎么拓。毕业后我们到下面发掘，有很多的铜镜、砖、瓦当等，我就都拓了一些。还有一个唐小姐，我们那时候都叫小姐。

采访者：唐振芳。

王去非：对，我都叫不上名字了，还有一个女的叫什么？

采访者：张润英。

王去非：对，她们就是管图书文物资料，有时候还做卡片。

采访者：馆长是谁呀？

王去非：还是韩先生，大概这是博物馆的情况。

采访者：在博物馆里面办过一些什么展览呢？

王去非：就是刚才说的陈列，是固定的，有时候还展些服装什么的。

采访者：这儿写了一个白族彝族民族文物展。

王去非：对，我记得就是少数民族的东西。那个时候很方便，我跟俞伟超、刘观民经

常去陈列室看瓷器，还互相考问，这是什么釉啊，什么时代啊，因为它底下有说明，我们先捂着，不让看，挺有意思的，有时还能到库房看看。

采访者：1951年到高碑店实习。

王去非：1951年天还冷，就组织一个高碑店的发掘。裴文中先生带队，他当时是博物馆处的处长。参加者有历史博物馆的傅振伦先生，还有一个叫杨什么，我一下子忘了。

采访者：莫宗江？

王去非：莫宗江是清华大学梁思成先生的学生，他画图最好了。我们班开有画图课，教画图的就是他，我前面忘记说了。参加发掘的还有文科研究所的宿先生，阎先生我不记得了，有刘慧达，她去了，她画图，我们就帮着量。还有就是莫先生，大概就是这几个人。另外史树青，他不算工作人员，他去参观，每回都去。我们早上起来就乘一辆大敞篷车，所有的人包括老师都装在上面，就开过去了，晚上再开回来，到那儿就找了一个有炕的地方，大家都坐在炕上。中午吃点罐头。休息不了多长时间，继续干活，条件较艰苦。发掘的是东汉墓，出的东西不多，有陶楼之类的，也是残的，修起来以后我没见过，其他情况已记不清了。

采访者：这个工作是从几月份开始的呢？

王去非：穿着棉袄去的，不过也不会太冻，太冻土还挖不出来，反正天还冷。

采访者：这是您第一次发掘。

王去非：对，第一次发掘。

采访者：什么感受？

王去非：因为我们那时候学的是博物馆，接触博物馆方面的人多，考古方面比如夏先生后来才认识，接触的还不是很多。所以还没有太多的考古方面的概念，当时知道发掘是这样的，也很感兴趣，没想到发掘过程很吸引人，有猜想，有期待。这也是解放前夕北京第一次考古发掘，值得记上一笔。那时候想挖一挖好东西，结果那个东西都不是好东西，那时候的认识，当然它很有价值了。第一次发掘就感觉不怎么好，北京也是第一次考古发掘，所以当时总觉得要发掘一个比较完整的、像样的东西，那时候还不太懂，说实话。从此就觉得考古还是很值得搞的一个工作。

采访者：您提到大学这几年，沈从文先生对您的影响特别大，您能详细说说吗？

王去非：他对他从事的工作，对每类每件文物都非常的热爱，拿起一件东西就爱不释手，说这个好得不得了。他的感情完全投入进去了，潜移默化，不断熏陶，影响这批学生对古代文物、工艺品也都着了迷。他为人非常的慷慨，我后来毕业要去敦煌，他一下子把有关的书都给我了。我现在还保存着，那上面有沈先生的签名，还有他的批注，是挺有价值的。你们要看，我可以给你们看。我知道在哪儿放着，我给你们拿。

他也非常爱护学生。那时候他家就在沙滩，跟朱光潜先生住一个院，学生随便什么时候去他家他都热情欢迎，跟我们聊天，谈心得体会。他对中国古代各类工艺品特别地熟，饱含着挚爱的深情，而且他不追逐名利，待后辈非常的亲和。

解放前他是红的不得了大作家，每次看到自己的学生，脸上却笑得非常灿烂，像个天真的孩子一样。他搜集的一些材料就给我们了，对学生很无私。他有一些书还是有用的，他自己搁那儿随便查查，就送给我了，他也把自己的书送给刘观民，也有批注。沈先生讲课有的时候挺细，告诉你这件东西是怎么回事，怎么个图案，什么时候的，怎么判别它。还兴致勃勃地带我们去参观南城一个制玉作坊，看制玉的全过程，沈先生真的是很用心培养学生的，其实他那个时候很受窘，他自杀过。知道吧？

采访者：不知道。

王去非：他自杀过，他是因为跟胡也频、丁玲她们都是好朋友，国民党方面把他看成有点红色的，可是后来他写的东西，也不完全是这些，解放后郭沫若狠批他，丁玲也狠批他，所以他后来受不了了。刚解放我还有半年在中学，大约就在这段时间他就割腕了，给我们讲课时身上仍留有疤痕。

顺便说个事，1951年常书鸿在午门办了个敦煌展览。我们那时候正听向达先生讲的近代中国考古发现史，讲到敦煌，我们就提出来能不能请向先生带同学参观一下，向先生答应了，定好哪天在午门下面集合。结果历史系的同学没什么人去，只有我们博物馆专修科的几个人，向先生开始仔细讲敦煌壁画不同时代的风格特点。向先生讲课我们都坐第一排，他讲课声音小，听的不清楚。有的时候下课大家还得对对笔记。

采访者：他好像是少数民族。

王去非：对，少数民族，湖南的，土家族，他和沈先生都是湘西人。正讲着忽然看见沈先生带着一大帮群众，在那儿做义务讲解员。两位先生碰上了，互相打了个招呼，还相视而笑。据说沈先生在历史博物馆也写藏品卡片，他字写得好，章草，特漂亮。沈先生是特踏实，特别好的一个人。

采访者：1951年的时候，您就从博物馆专修科毕业了。

王去非：对。

采访者：然后就分配工作了。

王去非：对。

采访者：当时把您分配到了文物局。

王去非：是这样的，就是因为向先生讲敦煌说到玉门关、阳关和莫高窟，很让人向往，又看过这个展览，我就想去。是我自己要求的，通过一些先生的介绍认识了常书鸿先生，就把我分配到敦煌文物研究所了。

采访者：那是您第一次出北京。

王去非：对，毕业第一份工作。先到的文物局，然后再待分配。那个时候郑振铎是文物局的局长，副局长是王冶秋。常书鸿就跟郑振铎提出来，希望由中央直接管敦煌，文物局只有这么一个在外的直属单位，在北京之外的单位，因为这个关系我就凭着一腔热情去了敦煌文物研究所。

采访者：当时跟您一起分配的有同班同学吗？

王去非：没有。到敦煌的就我一个人。

采访者：您当时还属于文物局的系统？

王去非：当然是属于文物局的系统，我就是敦煌文物研究所的人了，就分配到那儿了。实际上因为相距遥远，文物局只能在业务上对敦煌大概管管，其实很多事还得和地方上同步。

采访者：从1951年去到1953年回来。

王去非：1953年就是考古训练班了。

采访者：您在敦煌待了两年。

王去非：对，待了两年。

采访者：常书鸿先生会指导一下吗？

王去非：除了搞题记以外，常书鸿先生还让我做一些其他工作。还让我管文物馆，里面藏有早期的一些藏经洞的佛经，也有一些别处的。还有就是从洞窟里流散出去的一些文物，有的也存放在文物馆，现在大概是在博物馆，还有就是照相。我就管这个，管陈列，管写说明，管博物馆，管图书馆。

采访者：那挺忙的。

王去非：也挺忙的，我觉得这段的收获也不错。因为图书馆接触的东西很多，留出空来就读书。上学的时候我们跟图书馆专科的关系特好，他那个主任就很有名，可惜我没有主要去听他的课，我主要是听中文系的课。

采访者：喜欢文学。

王去非：对，可惜没听他的课。

采访者：中文系您听过谁的课？

王去非：有时候俞平伯讲课我们也去旁听，还有游国恩讲的中国文学史。俞平伯讲汉乐府的时候，“鱼戏莲叶东，鱼戏莲叶西，鱼戏莲叶南，鱼戏莲叶北”，他说妙，真妙，妙不可言，妙不可言。他深有体会，让你琢磨。还有就是游国恩，他给我们讲的中国文学史，从头一直讲到尾。要按我们的水平，就觉得他讲的比俞先生精彩，俞先生就让你欣赏，妙不可言，妙不可言。沈先生比较随和，他就能写出这么清新的文字来，真是好。我觉得我应该学他，但是学不了，他的本事我学不了，就学他怎么做人。

采访者：其他的先生呢？比如说启功。

王去非：启功他讲的博，有时候讲点小故事，提醒你注意，引起你听课的兴趣。因为他不是咱们学校里面的人，沈先生还能算，因为他刚离开，住的还是北大的宿舍。启先生是辅仁大学的老师，陈垣是辅仁大学的校长，后来1952年院系调整，师大和辅仁大学就合并了，可是校长还是陈先生，他的声望在这儿。启先生那时候是辅仁大学的老师，韩先生，就我们的主任请他来给我们教课。他老夹着一个包，里面都是画册，给我们看古代的山水花鸟画，还有一些法书。他讲得很风趣，有一些话我现在也记不住了。

采访者：他主要是讲理论还是什么？



1951年49级和50级博专学生在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前合影。

王去非：讲历史。一段一段地讲，现在我还记得他讲什么元四家，黄王倪吴，清四王吴恽，还讲一些风趣的故事。如他说黄庭坚的字长，苏轼的字扁，黄庭坚就嘲笑苏东坡，说他写字的风格是石头压蛤蟆，苏东坡就说，谁像你呀是树枝挂长虫。原话的古文我现在已记不住了，他就是讲得风趣，让你长久不忘。

采访者：韩寿萱呢？他是哪一个大学毕业的？

王去非：他是不是北大毕业的我就知道了。在解放前北大就想搞博物馆，他跟胡适的关系挺好，胡适挺信任他的。后来他就到美国考察博物馆，在那儿学的。他在美国游学，所以他讲课的时候也说点美国的博物馆。

采访者：就介绍一下。

王去非：对。我从中学就偏门，所以有些课我都没怎么听。现在有点后悔，包括傅振伦先生讲档案学，他讲课就在讲台上来回走，就低头，他也不看你，我对档案学也不太感兴趣，就没怎么听。后来傅先生和我住一个楼，我老去看他，他说的一些掌故我就听进去了。

那个时候吴荣曾跟我一起听课，他是历史系的，他应该跟我一班，可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他又跟俞伟超一个班。一转成考古专业以后他矮了一班，这个我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，他应该跟赵其昌他们一班的。也许是我记错了。

采访者：49级还有吕遵谔，赵其昌。

王去非：对，还有金学山，还有王菊芳。不知道他怎么回事，我印象里他是跟我一个班的，他跟我一起听史学文选的。